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 十二

請救 八則 恤鄰併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

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  
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  
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勾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

五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  
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夫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  
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  
之賦無衣九章首而止秦師乃出

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音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  
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  
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  
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  
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  
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于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袿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  
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漢關寵破北虜圍鄯中上書求救章帝新卽位乃詔  
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  
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

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一部兵人裁各數千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  
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  
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  
塞帝然之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  
簡書齊人救邢 以下恤鄰三則併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攻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上晉不

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  
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  
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  
伯曰其若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泥舟之役

襲國 五則

秦人入滑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  
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  
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弊  
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  
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決壁而還

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  
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  
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乎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  
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襲國 五則

秦人入滑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車  
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  
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弊  
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  
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而還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增又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也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使人告衛衛人警戒知伯聞之乃止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南文子曰大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  
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  
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  
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反間

八則

嫁禍併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  
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  
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  
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  
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



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  
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  
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  
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  
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  
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執蓋登  
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  
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  
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  
一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  
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  
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  
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耜鉞推耨之勢而有積  
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

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  
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  
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毋臣竊爲大王不取焉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  
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膏腹王資臣萬  
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卽韓魏從而  
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  
則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  
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  
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  
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  
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  
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

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士大相與鬪矣 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願哆其口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藉而周不聽魏求相蔡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懸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

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鄙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

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  
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  
父鍾離意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  
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  
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  
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

昧等項王旣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  
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以惡草具進林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  
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  
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  
侯攻秦韓於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  
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  
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  
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  
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  
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  
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  
曰吾始以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  
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  
市之邑七十願入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  
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  
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  
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  
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  
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

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  
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  
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  
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  
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  
勝往受地勝至曰蔽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  
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  
令諸吏皆受爵二級民能相聚者賜家六金馮亭垂  
涕而免曰是吾二三不義也爲王守地不能死而以  
與人不義一也一內之秦不順王命不義二也賣王

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嫁  
禍一則併

縱橫 十三則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



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  
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  
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  
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  
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  
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  
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

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  
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寔  
則兩軍相攻迫則於戰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  
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  
凌萬乘誑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  
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  
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去秦而歸羸滕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

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

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逆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柱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

季子位尊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一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

西迫疆楚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  
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  
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  
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  
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  
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  
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  
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  
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  
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  
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  
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  
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  
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

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拚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

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悞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迺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拒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習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鄽郟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吖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

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齊魯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輶輶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廼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于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



執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  
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  
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  
力壹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  
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  
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明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  
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河北有勃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  
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臨菑之中七百里戶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  
二十一萬不待水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鬪雞走狗六博博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  
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是志高氣揚夫  
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  
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  
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  
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  
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向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

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陜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向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

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  
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  
克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  
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  
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  
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  
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

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  
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  
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  
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  
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  
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  
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  
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  
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 其後秦使犀  
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

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  
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  
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  
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  
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  
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  
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  
爲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  
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  
燕爲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  
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  
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  
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  
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  
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王曰善於是迺歸燕之十城

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  
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

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  
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  
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  
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  
賢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  
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  
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信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  
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難樂

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  
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  
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  
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  
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  
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土地不通下河東取  
成臯韓必入城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  
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  
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

虛辭高王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  
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  
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  
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  
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  
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  
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  
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  
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

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散者  
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  
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  
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  
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  
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  
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  
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  
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

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  
 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  
 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  
 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  
 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

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  
 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  
 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飲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  
 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  
 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  
 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匹虎賁之士跋踵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  
 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  
 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



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彊國莫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  
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  
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  
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  
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  
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  
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  
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  
左三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

願大王熟計之也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  
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  
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  
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  
恐懼懾伏繕甲厲兵節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  
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  
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  
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  
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

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滹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滹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

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平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

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  
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  
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  
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  
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  
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  
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  
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  
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

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  
城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  
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  
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  
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  
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  
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  
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  
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

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  
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  
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  
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  
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  
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  
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果入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  
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  
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  
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  
齊王曰善乃使解兵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  
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  
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

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三晉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

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觴重者矣復合與觴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

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



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乂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

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義

魏請與趙爲從趙王問虞卿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從

秦圖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  
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  
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  
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  
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  
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  
爲上客

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  
之所明知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  
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  
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  
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  
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  
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  
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  
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  
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竊忘之今南攻楚者  
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

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於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之聽也夫因詘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

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指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或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

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小長貴賤畢呼霸王臣請以爲猶之芥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

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覺列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列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



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學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

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東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秦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

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  
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  
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  
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  
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  
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  
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又

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公  
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  
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  
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  
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  
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  
願公之加務也

